賀年片談

鄭逸梅

賀年片。爲一種新年之點綴品。茲將友朋之貽贈者。爲述於左。

顧明道之賀片。或刊詩歌。或印小像。要皆雋雅可喜。今歲改用眞筆版印。爲八行賀簡。其文云。戰雲籠罩着的民國十六年元旦。接着耶穌聖誕來了。我們在這風聲鶴唳的時候。本沒有什麼快活來賀年。可是我們靠着上天的賜福。還可平安過年。并且希望民國前途。否極泰來。剝極必復。可以掃開戰雲。放出光明。使我們人民。到底能夠享着自由的幸福。所以寫封信來賀年。也恭賀你個人身體健康。德業進步。在你前程。一定有美的境界。願上帝護你。卽此恭賀新禧聖誕。　顧明道鞠躬。明道爲基督教徒。故其措辭如此。

今歲賀片之貽來最早者。厥爲楊劍花。劍花邃於舊學。茲片却爲新體詩。爲錄於下。春光躲在梅花下。你的心兒在動了。有人爲了你而祈禱呀。他願你把今生今世許給了羣衆。祝賀你隨着新春前進。　加以新符號。用綠色精印。頗覺可愛。

范烟橋。白片朱文。祇木版印范烟橋拜年五字。甚簡單。

屠守拙之賀片。用湯盤銘語。頗切合。中爲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旁爲屠曾元別署守拙恭祝。元旦在敝寓聚餐。分貽諸星。

陸企豪片。白底紅字。且爲橫式。上列爲恭賀新禧。下列爲陸企豪三字簽名。旁有半身歐裝像。蓋渾號小東洋之黃文農。爲企豪速寫者也。雖寥寥數筆。而神氣宛然。名家所作。的是不凡。

金季鶴用一種絕精緻之硬片。蓋現成之賀片也。有花禮盤文。季鶴與予。曩爲草橋校舍同學。故片上寫逸梅學長兄年禧。左鈐一印。爲金芳雄印四字。芳雄者。季鶴之名也。

徐碧波片。頌語爲願君新年納福。亦甚簡單。

周旡住用大片。有文曰。恭賀年禧。周家模鞠躬。完全老派。

姚賡夔任職上海影戲公司。故卽以該公司仝人名義之賀片郵貽。附刊攝製古裝影片西游記啓。仿宋字印。甚精美。

潘其揚。爲吳君雙熱高足。承吳君紹介爲本刊撰稿。而其揚頗自謙抑。與予通訊。常以師爲稱。茲投賀片。竟寫逸梅吾師年禧。弟子潘其揚鞠躬字樣。殊覺愧葸。且片爲大東書局發行者。　冠以名畫家何逸梅所作仕女。又恰與賤署相同。可謂巧合。

趙眠雲用本公司電影名星賀片。亦甚佳妙。

予今年未刊賀片。且亦憚於寫寄之勞。聊以酬應者。卽去歲所賸之片。上爲獻歲曼福。下爲雙梅花龕主人祝。獻歲曼福四字。去歲陳蓮痕亦用之。而今年蓮痕寄來者。仍刊獻歲曼福。相同到底。殆亦有緣。

吳道時讀左傳趣史

趙眠雲

吳子玉之子道時。閱報諸君。當能記憶。吳子玉入京。與張雨亭會面時。曾遣其子道時。答雨亭公子之拜。而深蒙老帥稱贊者也。有人述前三年道時公子讀左傳時。至楚子玉處。每以爹爹二字代之。蓋爹爹者。北方人之呼父。師問其何以必如是。則曰。此吾父之名字。我不當直呼之。師亦獎其聰明。於是每讀必如是。　如讀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則改曰。臧孫見爹爹而道之伐齊宋。讀至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則改曰楚令尹爹爹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讀至子玉復治兵於蔿。則改曰爹爹復治兵於蔿。以上云云。吳將軍偶聞之。亦笑而不以爲忤也。及讀至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等句。則皆改曰。子之傳政於爹爹。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爹爹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爹爹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亦爲吳將軍所聞。則呵止之。曰頑兒無禮。最後讀至及楚殺子玉。而後喜可知也。亦改曰及楚殺爹爹。而後喜可知也。吳將軍大怒。立撕碎其所讀書。逐其師。幷欲撻其子。賴夫人代求始免。說者謂公子所云爹爹剛而無禮。可謂確評。而楚殺爹爹四字。幾成讖語。蓋鄂中大敗。威權盡喪。等於見殺矣。莫謂兒童之語。可不必聞而知戒也。

陶冷月畫扇

一個賀年片的商榷（上）

紙帳銅瓶室主

孔北海有言。歲月不居。時節如流。新元旦方去。舊元旦又復來矣。論進化之理。當由舊而入新。今乃由新而入舊。不且疑其將歸於淘汰乎。幸也雖舊而新仍在也。歷固舊而年自新。故曰舊歷新年。年既新矣。凡在朋好。仍當祝賀。友人朱君述一事。思想頗穎異。轉述之以當談助。某甲者。出風頭之新時髦也。陽歷元旦。曾飛片以賀新年。乃與其友某乙。進而商舊歷元旦之賀片式。謂仍用陽歷元旦之賀片。可乎。某乙曰。不可。與前者毫無分別。人將疑足下以用剩之片賀人。是不敬也。某甲曰。前者用恭賀新禧字樣。今旣不可與雷同。則易新以舊。竊附實事求是之義。改爲恭賀舊禧。可乎。某乙曰。不可。果若是。人又將以足下爲不敬。謂此等賀片。只好用之以投三家村老學究。與夫拖豚尾之冬烘先生。或前清曾經出仕之遺民遺老。何也。彼固自認爲富有舊學。純然守舊之高士也。足下以恭賀舊禧片投之。方引爲知己。以舊字之頭銜相標榜。所謂搔着癢處也。某甲曰。恭賀舊禧。旣不可通用。則改爲恭賀陰禧。可乎。是明明全國所公認之陰歷也。以陰歷新年而賀陰禧。自不與陽歷新年之賀片相混矣。某乙曰。是又不可。若云恭賀陰禧。只好用以投之丙寅年已經過去之特別人。不能用以投之丁卯年依然存在之普通人。某甲曰。已經過去之特別人。何謂也。某乙曰。張謇公。皆是也。足下以恭賀陰禧之片投之。不且適合乎。而豈可用之目前無恙之普通人乎。某甲曰。子亦太滑稽矣。安有以賀片而投諸死人者。某乙曰。卽不涉此投諸死人之嫌疑。亦有偏而不全之未適。且夾唐突戲侮之見譏。蓋陰陽兩性。陽屬於男。而陰屬於女。若賀片而云恭賀陰禧。是但賀其夫人。而不賀其丈夫也。維新之士。縱然不怪。交際之公開。豈亦有獨遺丈夫。而不顧全禮節者。若夫頑舊之家。則以單獨致賀其妻房。事涉褻狎。則不惟不敬。且肇口舌之禍。未可知也。　故恭賀陰禧之片。又不合用也。

更正　第三十二期中有韓國鈞先生墨寶。被手民多排「譚組雲法書」。特此更正。

霍桑探案　樓上客（十一）

程小青

有血。這紙團却是抹血用的。」霍桑又接過了紙團。輕輕展開。忽而見紙團中夾着一片羽毛。霍桑忽點頭道。「哈。第一步已證實了。」接着他的眼光在桌子上一瞥。忽向我道。「包朗。你且把那桌子上華新書局包皮紙的紙包打開。試瞧裏面的可不是一部『符咒大全』麽。」我依言將那紙包展開。果眞如霍桑所料。心中暗暗詫異。不知霍桑怎麽竟有透視的眼光。並且他這種奇怪的搜查。也使人莫名其妙。這時候他自己正俯着身子。從床下把那一隻煤油箱改造的小箱拉出。隨手開了箱蓋。忽而從箱中取出一隻死的雄雞。霍桑嘴裏發了一聲驚喜的呼聲。仍舊把那死雞丟下。回轉頭來。從我手中搶了那部『符咒大全』。先翻開了目錄一瞧。隨卽把第三本書翻開。翻到一頁。便指給我瞧道。「炳生兄。這就是全案的關鍵。包朗。你也來瞧瞧。這也可增長些見識的。」我越發如墜五里霧中。但見霍桑指着的一行。說道。「求財得彩法　先時齋戒茹蔬三日。於破曉前。四目不見。殺公雞一。蘸血畫後列之符一通。畫符時應念咒如次。藏此符於身。凡摸彩搖會。定可得中。」這兩行字後。又附着一道符形。和四句不可解釋的咒語。　我和夏炳生二人正自面面相覷的當兒。霍桑向夏炳生道。「炳生兄。現在你總明白了。這葉時仙實在沒有殺人。祇殺了這一隻公雞。他所以要殺雞的緣故。就因他要發財。便想入非非。畫了符去買彩票。你現在趕回廳去。在他身上搜一下子。一定可以搜得到這一道相同的符呢。」我這時才恍然明白。原來是這樣一齣把戲。我旣夢想不到。竟也認假作眞。我因向霍桑道。「這一齣戲眞是不可思議的。但你又怎樣知道的呢。」霍桑道。「我也和你一樣喫過一面虛驚的。但剛才進弄的時候。曹勝標恰正把他捕住。他聽說已蒙了殺人的嫌疑。嚇得亡了魂魄。急忙把這事的眞相和盤托出。我一聽便卽深信不疑。但曹勝標却以爲他完全說謊。炳生兄。現在這些東西都是你眼見的。你就回廳裏去。把這件事弄個明白。免得再誤會下去。不過他們在釋放葉時仙以前。應限他在短期中遷居。否則這位姓馬的二房東。疑心生暗鬼。也許眞個要鬧出亂子來了。」夏炳生聽了。似還有些半信半疑的樣子。問霍桑道。「那麽。還有那個昨夜裏和他同住的人。可也有着落麽。」霍桑道。「那是他的朋友。昨夜裏他留了一夜。今天一早。他捎了鋪蓋。送他上火車去的。他還說今天天明前。他獨自畫符的時候。他的朋友竟在帳子裏夢魘呼叫。幾乎被他壞事。他說這朋友是往無錫去的。你們若要證明這話。也不是辦不到的。」霍桑說完。便向我招呼了一聲。先行下樓。我也就跟着

陸文中啓事

鄙人襄理普益地產公司以來經營上海方面各項地產如大小西式花園住宅新舊華式庫門市房應有儘有足以上應各界需求數月之間舉凡經手各項賣買無不價格相宜叠荷雙方嘉許良用自慰倘承　惠臨敝公司或南京路十五號普益地產公司　示明所指地產之大小種類暨價格等情遵當竭誠接洽以副　雅意伏乞公鑒

電話中央八二二二　北三二六二　住宅北二八四五

花海吹笙錄（九）

金季鶴

笙玉排雲之藪。歌珠溜月之宵。有璇妃之扶春。瑤姬之款曙。　情邊水綠。夢尾鐙紅。而人之徜徉乎其間者。宜其有視皆歡。無聽不喜。心神酣恬。彌所阢隉。樂則樂矣。然而猶有疑焉。惟薔之馥。密刺敷之。惟豚之味。腹毒藏之。試納足於女閭。則視異色。聽異聲。心神異其徵象。萬變相乘。莫可端倪。故嫖之徒。相戒而相勵曰。其愼旃。爾毋迷。於是五官百體之隸於靈府者。遂別啓機能。以應付於吐屬動定。直如兩國之使。折衝衽席之上。臨機處變。其妙不一。而君子爲之作嫖經焉。　丁斯也以有女。墮溷於風月之場。關紅舊夢。涼綠新粧。華而驕。佳人之標格也。羣鴉噪暮。妖鬟妥貼「被羅綺。飾珠玉。香車候門。馳於廣路。　翩步花樓。應徵相侑。雲愁電睞。俯仰不凡。須臾瓊筵夕張。豪客沓至。餐香嚼色。以與溫存。則其遷避廻翔。嬌作丰度。高華自賞。毫不苟且。至若客情忽戀。綺思綢繆。魂消角枕。欲親薌澤。則其眉宇軒軒。貌遠心許。千呼不應。若有餘羞。而按袖何心。舒衫猶媚。　風雲捭闔。　顰笑皆鋒。噫。不意斯高唐神女。居然吉貞之花也。　夫樂耕者。所以賣笑投情。以易財貨。而人則量珠贈玨。以博歡娛。各營其營。各需其需。　初非若色丐之求肉布施也。每見嫖人之自抑身價。以伺色笑。長養其傲氣。而不自伸者。今日何其多也。余慨而談。　如登明堂之上。　而論議軍國之事。吾友聞之。作色而謂曰。有以乎。有以乎。　君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表未見其裏也。請爲昌洋之。彼姝者子。其家在村。言歸乎蓬蓽之中。碎葉零蟬。幺花病蜨。寒而素。鄉女之生活也。鳴雞戒旦。寒衾少溫。委鬟髮。披布褐。水杓在挈。沽諸近市。蛛檐蝸壁。容膝鬟安。助娘洗滌。溺器濯河。攜筐入田。摘蔬登饌。瑟縮廚下。以親薪爨。暇則徙倚柴門。鄰僮嫗就。恣意輕薄。謔浪羣謔。與臺廝養。浪輪情緒。陌頭壠畔。夢亦陽台。且誓永好。毋寃爾償。噫。女仍斯女。心仍斯心。何其倨恭之懸殊。判然若霄壤也。　客有遍歷金閶花海而來者。色然而語曰。其能不落此窠臼者。　雁瑟三娘殆得之矣。惟時薄瞑垂燈。清塵收露。粧閣中重簾閉暖。　蓺天津白泥之爐。紅圍獸炭。溫煥如春。三娘濯銅壺。　就爐火上煎淡水一甌。掇碧螺春盈掬。沖之素瓷茗盌之中。芽尖嫩綠。點舌生甘。細腰琉璃之碟。盛碧梨絳橘杏脯松仁諸屬。棐几移來。藤椅環置。入竹林而逍遙焉。空翠霑襟。清芬黏袖。竹露暗落。滴葉有聲。幽篁輕敲。靜聞虛籟。攜筲筒。撫冰索。萬景列前。中發虛白。風來四面。不寒而溫。　客俱風雅。顧而樂之。三娘舒輕步。曳纖腰。皓腕凝脂。銀爐在捧。叠股相就。駢肩相偎。溫馨盈抱。吹蘭若縷。斯時之余。已不若曩者尋雛覓代時矣。然而瑤華有主。主曰珊瑚。移情相屬。生毋將妬。遂游目以視生。隱若以告罪焉。而生撫竹盤桓。寧神不移。霽顏無慍。曾未介意。是豈其花絮之不膠於心哉。抑或視余爲孩提之無足重輕耶。事後或告余曰。珊瑚善妬。視同禁臠。朋輩之豪於彼者。或巧言而具介色者。　絕不偕往。以杜叛情之患。則其策畫之周。雖道學君子之謹飭其妻孥。亦不過如是。而今乃挈君以相介。其金蟬脫殼之計乎。彼旣賓雁瑟之幕。　按香密意。　絨錦深盟。而衾枕之間。刻意盡瘁。歲月浸淫。疲於奔命。　干戈未息。　溝壑堪虞。欲卸仔肩。以求爪代。故其大好之韡。得以任君之宰割者也。　余初跡軍戎。未經强禦。聞鞞鼓之聲。不覺爲之毛戴。莫將沙場埋骨。　馬革裹尸。不亦大可傷乎。

詞話（二）

泥薰風遺作

詞。說文。意內而言外也。意內者何。言中有寄託也。所貴乎寄託者。觸發於弗克自已。流露於不自知。吾爲詞而所寄託者出焉。非因寄託而爲是詞也。有意爲是寄託。若爲吾詞增重。則是騖乎其外。近於門面語矣。蘇文忠瓊樓玉宇之句。千古絕唱也。設令似此意境。見於其它詞中。只是字句變易。別無傷心之懷抱。婉至激發之性眞。貫注於其間。不亦無謂之至耶。寄託猶是也。而其達意之筆。有隨時逐境之不同。以謂出於弗克自已。則亦可耳。

詞必齢宮調。始可付歌喉。凡言某宮某調。如黃鍾宮齊天樂。中呂宮揚州慢之類。當其尙未有詞。皆是虛位。塡詞以實詞。則用字必配聲。一法。就喉牙舌齒唇。分宮商角徵羽。韻書云。欲知宮。舌居中。欲知商。開口張。欲如角。舌根縮。欲知徵。舌拄齒。欲知羽。口吻聚。大抵合口爲宮。開口爲商。捲舌爲角。齊齒爲徵。撮口爲羽。一法。以平聲濁者爲宮。清者爲商。入聲爲角。上聲爲徵。去聲爲羽。而皆未爲盡善者。與宮商角徵羽相配之字。又各自有宮商角徵羽。各自有清濁高下。泥一則不通。欠叶則便拗。所以爲難也。塡詞之人。如宋賢屯田白石輩。自能嘌唱。精研管色。吹律度聲。以聲協律。字之清濁高下。自審稍有未合。則抑揚重輕其聲以就之。屢就而仍未合。則循聲改字以諧之。遂字各有清濁高下。逐律皆可起宮。字句承接之間。逐處安排妥帖。審一定和。道在是矣。若只能塡詞。不能吹唱。則何戢米嘉榮輩。可作邃密之商量。不至於合律不止。唯是詞雖可唱。俗耳未必悅之。以其一字僅配一聲。不能再加和聲。（觀白石旁譜可知）極悠揚之能事。亦祇能如琴曲中有詞之泛音而已。琴曲。陽關三疊泛音。月下潮生紅蓼汀。柳稍風急度流螢。長亭短亭。話別丁寧。梧桐夜雨。恨不同聽。詞極婉麗。而旁譜一字配一聲。無所爲渥其聲以媚之。非甚知音。難與言賞會矣。白石詞有旁譜者。爲十七調。吾人塡此十七調。可無庸守四聲。有旁譜可據依也。其它無譜之調。無可據依。唯恪守四聲。庶幾無誤。舍此計無復之。此四聲所以非守不可也。

詞學初步。必需之書。

校刊詞律二十卷。淸宜興萬樹紅友訂正。秀水杜文瀾筱舫校刊。

附詞律給遺六卷。德淸徐本立誠庵纂。

唐寅畫

詞律補遺。杜文瀾編。共二函十二本。

如此書未易購求。（似曾見石印本）卽暫時購用萬氏詞律原本。亦可。

詞林正均三卷。淸吳縣戈載順卿輯。臨桂王氏四印齋歸本（有石印本）

坊間別本詞韻。部居分合多誤。斷不可用。

草堂詩餘四卷。宋人選宋詞。明嘉靖庚寅上海顧從敬汝所刻本最佳。未經明人增竄。

蓼園詞選。蓼園先生。姓黃氏。名佚。臨桂人。選詞依草堂。去其涉俳涉俚之作。加以箋評。極便初學。　武進趙氏惜陰堂石印本。

宋詞三百首。　歸安朱祖謀古微選。

詞學進步。漸近成就。應備各書。

宋六十名家詞。　明常熟毛氏汲古閣刻本。滬上石印本。譌舛太甚。不如廣東覆刻本較佳。

詞學叢書。道光間。江都秦氏享帚精舍刻本。

樂府雅詞三卷。拾遺二卷。宋曾慥編。

陽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宋趙聞禮編。

詞源二卷。宋張炎譔。

日湖漁唱一卷。補遺二卷。宋陳允平譔。

元草堂詩餘三卷　鳳林書院本。

詞林韻釋一卷。菉斐軒本。

花菴詞選二十卷。宋黃昇撰。

絕妙好詞七卷。宋周密編。

御選歷代詩餘一百二十卷。殿本。（有覆本）

四印齋所刻詞。臨桂王氏輯本。

宋元三十一家詞。同上。

彊邨叢書。歸安朱氏輯本。

此外各種詞話。如皺水軒詞筌。花草蒙拾。詞苑叢談。金粟詞話之類。亦宜隨時購閱。庶幾增益見聞。略知詞林雅故。（叢談引它家書不著其名是其一失）

又宋金元詞集見存卷目一冊。雙照樓校寫本。丁未八月。滬上鴻文書局代印。此編傳本罕見。詞學津逮。至要之書。丁未距今。僅二十年。亟訪求之。容或尙可得也

湖心亭早茶記

徐碧波

邑廟湖心亭。四圍品𥫗。下挹波光。涼颸微逗。最宜盛夏。亭中設茗座。以容佳客。而取資又廉。是故近鄰之有同羽癖者。罔不趨領朝趣。池中萍荇密布。綠油一碧。雖無荷葉綽約之姿。而曲橋迴環。亦掩映饒有畫意。余寓邇邑廟。以夜眠遲。故晨興亦晏。無福領略此淸趣。祇心存其景而已。上星期六。小青社兄。來自吳門。良友久闊。相逢異地。倍增興會。（特程君固籍於滬。而執敎鞭於吳。余則籍於吳。而謬任講讀於滬。以籍貫論。則小青宜爲地主。以現在地位論。則不佞當作地主。第小青雖移家客吳門有年。而於滬上固有之淵源則仍深遠。孰是以觀。桑梓之鄉。固非如余暫時託足者可比。卽晚往訪民哀於小世界編輯部。程姚兩君。縱談國事。幾達二小時之久。崇論宏議。滋可欽佩。出已午夜。因訂約於翌晨。茗晤於湖心亭中焉。次早九時許如豫園。渡九曲之橋。涉湖心亭。則程君已先在。時座有達紓庵君。余已久慕盛名。今朝得相識幸也。未幾芝岩亦至。歡譚綦樂。而茗清意遐。不覺風生兩腋。方彿在西子湖邊。曲榭畫檻間也。程君有舊友二三。謔浪笑傲。尤能脫略形骸。致是忽生故鄉雲樹之感。憶話雨樓頭。吾輩昔日亦正作此態也。爲之嘿然久久。尋有不不速客至。爲朱戕孫了紅。皆近今偵探小說作家也。以私淑小青故。僉有願北面執弟子禮之概。程君謙沖爲懷。絕無名家驕矜之氣。與二君談偵探之學理之心得。醰醰然津津然。其味滋永也。時將午。同出至畫師徐紫明家讀畫。蓋程君於文字而外。又有好藏書畫之癖。尋出在芝岩府午饍。香潔而精。家饌勝珍饈信也。我之早茶記。而涉及午饍。本已成跂足。故午餐後之行藏。恕不贅述。

碧波按此記成於去年長夏之月。久貯篋中。刻已事過境遷。惟逸梅來函索稿。急同星火。而又因日來影務繁劇。致無抽暇作稿之時。因檢舊篋獲此作。自覺行文序景。尙不呆板。好在記事序實。初不以時人之見限也。

◉介紹最新式汽車

程亭昌君對於汽車經驗極爲宏富現任飛隆汽車行總理平素熱心社會事業組織汽車專科學校造就汽車人材更爲一般人士所贊許今該行經售美國最流行之亞爾斯摩皮汽車式樣美麗工作精良且價目低廉種種優點非他種汽車可望其項背凡欲置備亞爾斯摩皮汽車者請逕臨該公司與程總理接洽可也